

《半生戎马半生歌——人民艺术家阎肃》
本书编写组编
新华出版社2016年1月

我的父亲阎肃

岁月留声不留人。当《敢问路在何方》在猴年春节经历了又一轮传唱后，这首歌的词作者——著名艺术家阎肃于2月12日在北京安然离世。就在阎肃昏迷之后，其子阎宇接受采访，深情忆父亲。

这些词不是我写的，是自己蹦出来的

重庆解放后，我爸已经考上了重庆大学，成了最早的一批共青团员。大二时，组织找我爸谈话，阎志扬（阎肃原名）啊，你可不可以考虑不念书了，来西南工委青年艺术工作队搞宣传，新中国要树立新的社会思想。

我爸就跟着部队走了。我爸上过大学，又有古文底子，革命初期经常需要编些顺口溜之类的鼓舞士气，他就自己编，还挺受欢迎。和平之后，他偶尔写个词儿、投个稿。组织又发现了，说你还挺能写。于是让我爸专职搞创作。二话没说，我爸就下部队体验生活去了。刚去的时候，他是不太喜欢，到了广东，不知道啥时回来。收拾菜地，擦飞机，然后代理连队的指导员。但他就怕一辈子在这里待着，可也不敢问。我爸说，那时候他总想起柯仲平写的诗：“埋头，埋头，天不怨，人不尤。”把“我被动地来”变成“我主动地想在这里待”，一下心顺了。他发现，身边这些人都很好，他们只关心一件事，就是天上——在天上飞的要不就是自己的同事，要不就是自己的领导、部下，或是自己的爱人。一个人飞上去，这帮人都有共同的眷恋和担心。

打那以后，我爸也开始注视这片天。某一天，和战士一起把飞机伺候好，起飞。三架飞机上天，他们就躺在那儿，等着。就琢磨着哥们儿飞上去了啥时回来？能不能安全落地？一股情感冲上脑袋，我爸一气儿写出了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，只用了几分钟。

“我爱祖国的蓝天，晴空万里阳光灿烂，白云为我铺大道，东风送我飞向前。”他说这根本不是他写的，是这些词瞬间自己蹦出来的。

后来我们院里有个年轻军官对我爸说，他当年就是听到这首歌，才立志要报名参加空军的。

父亲昏迷以后，我把这首歌放给他听，有时候他的眼皮会跳。

见两面就够了

我和我爸每次说话，都是在他的小屋里。我们家没有书房，我爸住最小的一间屋，也就十二三平方米。一张床，一套桌椅，一个衣柜，一台电视。书和资料堆在地上，时间长了打成捆搁到地下室。

我今年48岁，在家这么多年，我见他从来没有第二个形象——除了吃饭、上厕所、睡觉，他就是坐在桌子前头，不是写，就是看。他总爱跟我说：“你要的是把咱家书架的书都读完，就是学闲的人了。”

我爸就是普通人，我9岁时，下棋他就下不过我，他只是比谁都更努力学习而已。

作词没灵感的时候他大概就几个姿势，站起来溜达，或者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有时候突然跑过来抱我一下，我说你干嘛呢真烦人。

很多人为了生活而工作，我觉得我爸是为了工作而生活。

我爸的爱情观和家庭观是建立在苏联电影《乡村女教师》之上。那里面的女教师瓦尔瓦拉·瓦西里耶夫娜一生只和丈夫见过两次，一次是结婚，一次是丈夫上战场受伤抬回来，然后死了。我爸觉得见两面就够了。

希望自个儿是有点用的人

虽然我爸叫阎肃，其实他一点儿不严肃。

刚参加工作时，组织上说，阎志扬同志什么都好，就是爱说俏皮话，太不严肃。他说那我就改名叫阎肃。

作曲家姚明是我爸在单位的忘年交，因为仗义，人称姚大侠。两人爱开玩笑，编顺口溜。姚明看我爸是文工团里岁数最大的，就说：“文工团里当元老，央视晚会常撰稿。”我爸也不服输：“四大傻：坏豆汁，隔夜茶，长毛的馒头，姚大侠。”

我跟我姐在医院里认真地说，跟着一个能让你开心傻笑四五十年的人，还有什么不知足呢？非得要求他陪着你，那又是何必呢？

我爸不严肃，但我爸比谁都认真。

住院以后，他还老说：“今年春晚的活动我还没找呢。北京台的应该怎么弄？一出院我就得琢磨。”让他当顾问，他特别当真，任何小事都一样。

我爸今年85岁，前不久准备《胜利与和平》晚会，空军总带队陈小涛碰见我爸两次。他说看见我爸坐在那儿，其他演员忙着化妆上台，突然觉得我爸很孤独。他端着杯茶走过去，我爸说：“哎呀太累了，我就是有点儿困，想睡觉。”我爸也想过：“这次是70周年，我能参加，80周年可能就没我了，我那时老得都流哈喇子了。”

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爸的年纪，是13年前，他72岁。那时候我在外地待了十来年做买卖，他打电话给我：“你缺钱吗？”我说：“不缺。”“那你为什么不还回来非得在外头？咱能不能不做买卖了，回北京。”我说：“行啊。”就那几句话，他和我妈挺高兴。我回北京陪他们在友谊商店吃饭、逛街，一层还没逛完，我爸突然说：“我走不了了，我得歇一会儿，腿不行了。”

回想我爸这一路，大二二年级组织让他搞宣传，他说好啊。组织说进文工团吧，他说行啊。组织说那你业余搞点写作吧，他说成啊。组织说那你搞写作嘛，也行。从来都是这样，组织让他干嘛，他就好好干好，哪怕一次由着性子胡来也没有。

5年前表彰他，先进事迹报告，他自己发言，特隆重。回家以后我推门一看，他还是一个人坐在那个小屋子里，正改自个儿的一个小词儿。我调侃他：“老爷子，八十了还当劳模有啥感触？”他说：“我挺不习惯，有点惶恐。我觉得我也没什么。”

选摘自《《半生戎马半生歌——人民艺术家阎肃》

且说雍正治朋党

□烽火无烟

在中国历史上，朋党是一个别具特色的文化概念，甚至可以说朋党是和中国封建政治相伴相生的，有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，都和朋党有着密切联系，比如历史上的党锢之祸、牛李党争、元祐更化等。按照《辞海》的解释，朋党是指一些人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，朋比为奸。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，即结成利益集团朋和党。孔子说：“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；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”很显然，朋党并不是什么好词儿，尤其是在传统儒家文化之中，结党完全不是君子所为，而是彻头彻尾的小人行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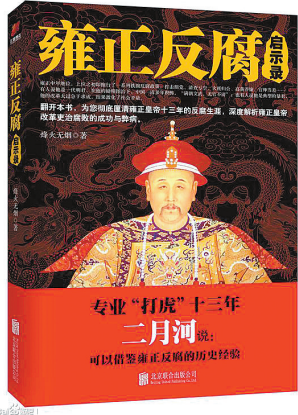
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作过一篇文章，叫作《朋党论》，在这篇文章中，欧阳修阐述了他所理解的朋党是什么样子的。按照欧阳修的观点，朋党自古就有，是一种客观存在，但是朋党的问题必须分而论之，这是因为朋党也是有类别之分的——朋党可分为“小人之朋”和“君子之朋”。“小人之朋”是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，这是“伪朋”；而“君子之朋”则是以志向和志趣为纽带的，也就是同道之人，这是“真朋”。“伪朋”会乱政，而“真朋”则有助于维护政治的稳定。同时，欧阳修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：朋党是否会危害政治，关键要看君主是否能正确区分和对待“伪朋”和“真朋”，如果皇帝能“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”，那么天下就会大治！

但雍正对欧阳修的观点嗤之以鼻，他将欧阳修的《朋党论》斥为“邪说”。在雍正看来，欧阳修的观点完全是乌托邦式的，过于理想，他根本不懂社会现实，只会纸上谈兵。雍正自认为自己在藩邸时期已经对朋党有了非常深切的认识，是真正立足于社会现实的，基于这种深刻认识，他认定，凡有朋党，就必然有利益集团，有利益集团就必然会阻挠国家政策法令的推行，危害到社会稳定和国家统治，根本不存在“伪朋”和“真朋”之分。

所以，雍正于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七月，颁布了《御制朋党论》，一方面是为了反驳欧阳修《朋党论》中的观点，另一方面也拉开了雍正皇帝打击朋党的序幕。

在这篇文章中，雍正对朋党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。他说：“今之好为朋党者，不过冀其攀援扶植缓急可恃。而不知其无益也。徒自逆天悖义，以陷于诛绝之罪。亦甚可悯矣。朕愿满汉文武大小诸臣，合为一心。共竭忠悃。与君同其好恶之公。恪遵大易论语之明训。而尽去其朋比党援之积习。”由此可见，雍正对朋党的深恶痛绝，以及打击朋党的决心。

另外，雍正还在文章中现身说法，并说了这样一番话：“朕在藩邸时，坦易光明，不树私恩小惠，与满汉臣工，素无交与。有欲往来门下者，严加拒绝。圣祖鉴朕居心行事，公正无私，故令继承大统。”意思是说，自己在藩邸时，行为光明磊落，从来都没有招引过门客党人，从不结



《雍正反腐启示录》
烽火无烟 著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版

交满汉臣工，因此，先帝康熙才会青睐于自己，并让自己继承大统。雍正是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做例子，告诫各级官员不要结党营私。

雍正也知道，和巨大的现实利益相比，自己这样的空洞说教是全无意义的。所以下一步，他就要开始打击朋党了。而要打击朋党，就要先了解雍正初期朋党的情况。我们都知道，几乎历朝历代都有朋党，而这些朋党的前身多是从功臣集团演变来的——打天下时，自己跟随先帝出生入死，立下赫赫战功，等到王朝建立，封侯拜相，享受荣华富贵，即使自己死了，自己的功劳也能让自己的后代吃好几辈子。这些人往往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，而结成利益集团，进而发展成朋党。这是历朝历代都存在的朋党。在雍正朝，功臣集团有两个代表，一个是以年羹尧为首的利益集团，一个是以隆科多为首的利益集团。

当然，雍正朝的朋党远不止这两个，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朋党，不仅仅是功臣集团，还有康熙朝太子之争遗留下来的问题——以胤禩为首的势力集团依然存在。虽然在夺位之战中，胤禩没有夺得大位，但他心里不服，再加上旧党的拥护，他们势必要继续和雍正对抗到底。

而且，朋党之所以集结为朋党，必然是有某种共同利益的，是这种共同利益将他们捆绑到一起，这就为经济腐败提供了温床。事实上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诉求或政治目的，为了达到目的，必然会在经济上大做文章。比如，胤禩为了让自己的亲信担任要职，便大肆纳捐、行贿，这就是朋党背后的经济腐败问题。

当然，这还是朋党的基础性危害，当朋党的势力达到一定规模之后，他们通过贪污受贿，不仅能够聚集巨大的社会财富，还能聚集谋取私利的权力，而这必然会对皇权构成极大威胁。而这对于一国之君雍正而言，显然是不能容忍，也是不可容忍的。尽管胤禩是他的兄弟，尽管年羹尧是他一手栽培出来的大将，尽管隆科多是他的心腹，但当他们触犯了皇权，影响到雍正的吏治改革时，雍正还是义无反顾地出手了。

选摘自《雍正反腐启示录》

摩西奶奶精彩画作欣赏

《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》是风靡全球的美国风俗画家摩西奶奶首部人生哲学随笔。

摩西奶奶76岁开始作画，80岁举办个展，在世界享有广泛声誉。她一生虽未接受过正规艺术训练，但对美的热爱使摩西奶奶爆发了惊人的创作

